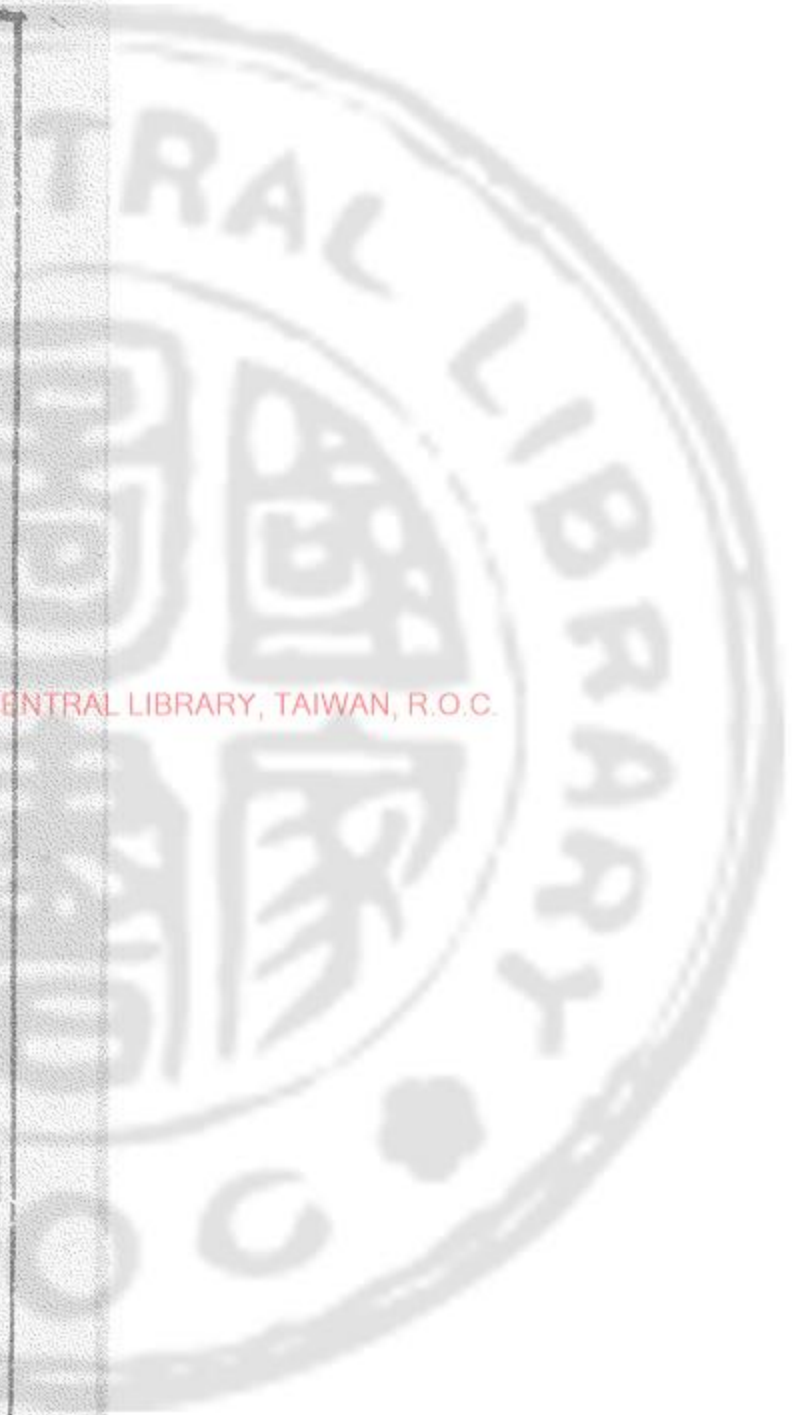


荃翁憶舊錄序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短長
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余有朝野
雜錄至戊巳矣借此以助參訂之闕余端平上
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思得此錄增補近事
貽書索諸婦報云子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
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悒悒彌日歎曰婦人女子
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
間惟閒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



忘視筆硯簡編為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叛于筆硯簡編之舊對越天地報答日月捨是而何為耶因追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錄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帳前錄之已灰喜斯集之脫藁得婦在千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縕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畧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自傳

張端義字正夫荃翁自號也鄭州人居姑蘇大父雲莊公登辛未趙榜先君詠齋為淮南漕光宗即位初年應詔上書下後省看詳羅紫薇點劉左史光宗極稱賞之將上謂時宰所沮予少苦讀書肄舉子業勇于弓馬嘗拜平齋項先生于荆南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菴皆從之遊愛作詩賦小詞盧蒲江取碧雲千里暮紅葉十分秋之句周晉仙取怨春紅艷冷之句孟藏春

傳
蠓取詩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之句凡海內
名勝來吳必訪樂園之張書桃符曰江湖且過
詩酒叢林應端平更化詔上第一書二年再應
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得旨
韶州安置以螻蟻之微嬰斧鉞之威人皆危之
當國者云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脫
萬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侍從居住待庶官
聽讀待士子自効待軍將小臣用大臣之法誤
矣或者以安置為竄謫之極典又非也余三十

年前賦秋江圖一絕云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
柔艣駕孤篷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著此
翁今白髮種種儻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于
淳熙之己亥書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
上皇帝三書詩五百首詞二百首雜著三百篇
曰荃翁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

貴耳集卷上

宋 鄭州張端義著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
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
曾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
為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
生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
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覲因譖徐云上春賦本中
在外言曾為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閣換

集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
端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
此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孝宗朝尚書鹿何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
驚諭宰臣問其由何對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故
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語奏上姑遂其請
在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堂扁曰見一益
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思陵偶持一扇迺祐陵御筆畫林檎花上一鸚

鵠令曾覲進詩云玉輦神遊事已空尚餘奎藻
寫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
陵感動出涕程史所載康與之非也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荅曰廷
臣有謗訕朝政者欲議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
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
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
有黃州之謫在臺獄有二詩別子由詩奏神考
慈聖亦聞之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

七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
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
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
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
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作解
厄道場屢月故有此語

徽考寶錄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
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

事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荅曰即本朝蘇
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媿能之臣譖言不入雖道
流之言出于懍恍然不為無補也

孝宗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
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
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
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進圓覺
經二句使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
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為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

入石

漢初黜申韓崇黃老蓋公有曰治道貴清靜仲舒三策本于黃老不失為儒者積至五七百年東晉清談之士酷嗜莊老以曠達超詣為第一等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在凡格間或得一二緇黃之講說息兵愛民不事紛華深得簡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規惟呂東萊言之甚切嘗讀中庸大學之書不

當流異端之學殊不知聖心自與此理圓明雖曰異端自有理到處尊經之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琺玉問之何義講官荅曰人臣卒給之琺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為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韋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委中官

張去為建四聖觀秦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堂帖呼張去為張窘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語及建四聖觀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宮觀致有靖康之變內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貴自尊非宗社之福即日罷役改為都亭驛後三年思陵諭秦相以孤山為四聖觀殿宇至今簡陋德壽在南內壽皇奉親之孝極盡其意德壽好遊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

德壽問吳后北內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銀是錢未敢遽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皇敢吳后之意調娛父子之歡倍四十萬緡以獻本朝女后之賢皆類此也曾懷在版曹效蜀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宮中積三百萬見鏹準備換會三五年浙中粟賤造六百萬為和糴用繼後印造不止六百萬萬矣辛未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

後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將一褐行質于予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語孟汝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空談何異講語孟而取質也

秦會之當國偶虔州賊發秦相得報夜呼堂吏

行劄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虔州有賊何不奏聞秦云小竊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普安說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宮給使請俸不齊取榜來遂閣兩月壽皇聖度高遠亦不以此為意議者疏秦擅專之罪德建思堂落成壽皇同宴問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荅曰思秦會也由是秦氏之議少息

壽皇忽問王丞相淮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紹興新造蓬萊春酒

甚佳各廳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
宰執卻不敢受嘉定以來有珠玉之貢聞此可
愧矣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虜沈詹事樞在同列間發
一語操吳音曰官家好歎此語遂達于上大怒
差四從官審責沈曾與不曾有此語對云臣有
此語即日謫筠州湯侍御史使虜壽皇專差中
貴昭昭等人使回程先取國書星夜以聞壽皇
得之啓匣元封不開國書復回湯以專對失職

得謫湯以先言有驗得歸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書舍人為祈請使至虜
庭頗立節葛王臨辭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
下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憂天下
之不歸壽皇所以聖德日新基于此也

壽皇欲除知閣張說簽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
爭獨石湖不荅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
張說石湖奏云知閣如州郡典客不應使典客
便與知閣通判同列何以令衆庶見壽皇感悟

遂寢此除易曰納約自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龐祐甫崔敦詩薦上問曾見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業內銳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公即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龐之文不甚溫潤崔之文頗得體崔自運司斛面官除祕書首正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碁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

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久之云卿與後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荅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法枝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供奉間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

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顯與林安宅最厚嘗有簡往來丞相之子用林簡粘于壁林後謁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後除察院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疏上事以風聞彼時若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葉衡丞相之事林以誣罔得謫葉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

恩平卒無所進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禮之當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者大計由此而決

殿司軍籍闕招三千人諸軍掠人于市行都騷然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胡珍家毀擊器具送棘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軍法浩曰況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法孝皇大怒浩奏階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

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備位宰相言不見聽使民無罪以死法即奉祠相不及數月而去莫濟宰錢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即德壽宮幕士也大璫春知高廟大怒宣諭者宗莫濟即日罷一年後偶常州闕守宰執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整

頓凋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壽宮幕士者莫濟也即知常州莫纔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不次用人如此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象睽車志始出洪景盧表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堅名也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先秦以後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祕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
解百餘冊裝演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
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張南軒斥之曰教官家
治國平天下小黃門荅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
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
本于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璫甘昺有之公
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為中書陳騫所繳載
于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八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

陵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贖天命之寶盧
祖臯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茅彙
征與盧言詔不當用元符事盧始驚茅不願推
寶賞改崇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
相符如此
濟邸擇妃大璫王俞來宣押憲聖之姪孫女獨
尊長節度使吳鑄不悅同姪孫女辭家廟鑄乞
與大璫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憲聖可以主
張門戶甚次第光輝不藉此女只有疎脫大璫

云只是官家中殿聖意節使如何有此說鑄云
他父母不曉事非鑄本心他日必為憲聖累莫
道鑄不曾說後有黃冠之命鑄亦可謂賢矣
宣和間有詔表文語忌詔云朕篤奉先烈表云
陛下德邁九皇劄皇子文有克長克君此劉嗣
明撰也容齋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官
不肯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史劉珏奏用
祭服克軍褐吏云在禮祭服弊則焚之雖國家
危迫不當以常時論然容臺秉禮俟朝廷索則

予之賢于背禮而先獻也

秦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孟王昶
文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
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
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賦輿是切是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
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
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

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
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
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
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造闕後遭論四
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

遺論以作遺論

嵩山祖宗陵寢所自靖康之後所存特昌陵而
已紹興間榷場通貨持陵寢中寶器來思陵嘗
得之為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復故

土志在此也端平初金虜失國韃酋許本朝遣
使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師一出韃酋大怒盡
將陵廟犁為墟矣七廟何其不幸耶

自古以來地勢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東金亡
都汴燕趙青齊之齊皆成草莽上察天地之中
氣三十年來地氣不乘兵革日尋民無生意蜀
自晉未嘗經殘破嘉熙戊戌韃虜四至如入無
人之境成都一夕焚盡死者何止百萬人至今
不容經理韃賊往來未已地之氣今為不毛江

之源今為污濁不幸江左當地勢之南江流之東建瓴之勢為夷虜得之

李唐樊若水嘗駕小舟以絲量江面闊狹之數獻于太祖後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國史載之甚詳不意百有四十年後高廟中興駐蹕臨安自淮以北非吾土也昔時以汴京為萬世不拔之業誰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萬一夷狄僮用若水之說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真皇澶淵之幸高皇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建炎中興之業嘉定間趙善湘開金陵制府誅李全識者有宗室不領兵之議遂有行宮之誇嘗記帥逢原為池州軍帥有一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違制近來兵將皆受宗室薦舉矣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簷只是乘馬所以有脩帽護塵之服士皆服衫帽涼衫為禮紫衫戎服也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

肩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今臺諫出臺親事官
用涼衫畧展登轎尚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紹興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為朝士或外
任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益只是持袋扇障日
開禧間始創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賞嚴皂蓋之
禁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為所治後學中有詩
云冠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
頂黃羅傘何不多多出賞錢時山東盜賊紛起
故有此詩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蔭子除者三人王鉅初
察之孫韓元吉桐韓之孫劉孝躋皆為之自嘉
泰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盡不納所業至端平
銜袖書啓亦廢求舉者納脚色求闕者納闕劄
而已文人才士無有自見碌碌無聞者雜進三
十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云戾
家是也不過人主上臣下一啓耳初無王言訓
誥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慙于東坡
如改元災異罪已諸詔豈不有愧于陸贄因讀

陸放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
王尚有羅隱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
國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兩
改名先名宗實因英廟舊名改後名惇頤又以
光宗御名改二程父為別駕南軒張魏公之長
子文公朱郎中之子奉使朱弁之姪東萊呂樞
密之孫致堂故文定公之子惟橫渠象山士子
也

張魏公開建業幕府有一術者來謁取辟客命
推算術者云皆非貴人公不樂曰要作國家大
事幕下如何無三五人宰執侍從此亦智將不
如福將也魏公之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謙仲
范宗尹之客賀宗禮皆宰執也開禧畢再遇帥
揚起身行五驟為名將亦非偶然麾下有二十
餘人都統制殿帥四人則知魏公推命之不誣
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為崇政殿

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
正公論事始分明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
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
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
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
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
元則曰偽黨深思由來皆非國家福

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
廬和巢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德安荆鄂之控

嘉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秦高郵盱眙
鹽城興化西淮則蘄黃舒濠無為安豐定遠固
始鍾離京襄則棗陽隨復荆門漢陽光化城池
日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
聖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揚楚廬和襄陽城壁而
已不欲修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為家
基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
後說以貨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得也不幸楚
州毀于許國劉倬蘄黃毀于大何節襄陽失于

趙范悵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
此三朝留神之地一旦棄毀誠為國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
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
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
諧矣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
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
二帝北狩曲中之識深可畏哉
張子韶曰一吁一俞治亂所關放齊舉丹朱曰

吁驩兜舉共工亦曰吁使堯俞之則小人得志
師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
則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則吁故天下莫不畏可
俞則俞故天下莫不服

獨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東坡詩曰青山在屋
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有園
丁呂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月遊人入園
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後幾日自
建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為對復曰端明要

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為渡江以來
相府斯役者之勸

毛詩聖人取小夫賤隸之言最于人情道理處
誠使人一唱三歎如山有樞三章聞之者可以
為戒言衣裳車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鐘鼓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
室愉保猶可說至于入室則鄙吝之言極矣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
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

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為伊川所先
東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欲用錦囊囊其尸東
坡見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
送上闔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云皇天后土
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蜀有彭老山東坡生則東童坡死復青
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冊盡

日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
自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
一龜有六目微伸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
坡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莫要鬧莫要
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卻比他人
睡三覺呂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
用甚故事答以鳳輦鼇山問者不樂而去誰不

知鳳輦鼇山故相謔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雲中
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聞者歎服作詩要融
化豈可執而不通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
作丸墨筇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
之理固已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消搖
筇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
不扶將焉用彼
种放見陳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奈何尚

隔一塵一塵謂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諫議
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間無
全名子名將起物必敗之放晚節果如圖南所
言
南宮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職每歲賀雪表尤
難下筆曾有一聯云普天咸有率土莫非此何
等語也

周益公與无韓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
有備法駕之前陳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

作驅字遂中大科陳字不切驅字象上有用又
用拜舞周章出本草註

棊內相崇禮在太學前廊裕陵有進枸杞根如
犬大作賀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棊欣
然當之其用一句靈根夜吠舉學皆服用東坡
詩云靈龐或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
登玉堂

余外祖王詞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啓曰早登
黃閣獨見名公之少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

位皆用杜詩話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
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為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
李大異為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
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
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
旋召入舍人院

楊冠卿館于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
由九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
看袞繡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

溫叔再三稱道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語云三
月三日多長安之麗人一咏一觴修山陰之舊
事要作駢儷當如此用事

喬平章為左相時已年八十餘因榜府門曰七
十者許乞致仕為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
相門前有指揮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當
致仕八十公公也合歸因是卷榜而入

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
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

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朱希真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挿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賦梅詞如不食煙火人語橫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語意奇絕詞集曰太平樵唱

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西湖謁金門波底夕陽紅縐阜陵問誰詞荅云彥端所作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喜甚有介菴集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錄亦筆削其間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于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秋詞聲聲慢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劔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

疊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
疊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兒獨
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
文筆殆間氣也有易安文集

劉季孫左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為江東憲巡
部至饒因按酒務屏間一詩云呢喃燕子語梁
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
酒看芝山大稱賞之郡生持狀乞差官攝學事
荆公判監酒殿直一郡皆驚劉名遂著

趙嗣良絳人也以能文為裕陵眷遇曾兼史局
如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會要
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嗣良以參詳轉秩後竄
回北上京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
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臺
此殿曰五臺乃保機之故巢也

北人張侍御有侍兒意狀可憐乃宣和殿小宮
姬也又翰林吳激賦小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
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

然相遇仙姿勝雪宮
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溼
淚同在天涯

衛元卿洋州人曾領薦不得志遊山谷間作謁
金門詞曰花過雨又是一番紅素燕子歸來愁
不語故巢無覓處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
苦若使胡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

北狀元汪世顯者鳳翔帥隨達人統兵入蜀綿
州道中題詩云擁騎南來春正濃鞭梢輕拂杏
花紅綠林戰退千山月細柳橫拖一巷風玉勒

有時閑駿馬錦絛無力挂
昭弓六軍休動三衙
鼓夢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
雨聲孤寺秋請量東
海水看取淺深愁且客
遠在秋暮投孤村古寺
中夜長不能寢起坐悽
惻而聞雨聲其為一詩
襟抱以海喻愁非過語也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
秋月揚明輝冬嶺秀
孤松澗明詩絕句之祖
一句一絕也作詩有句
法意連句圓有云打起
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

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一句一接未嘗間斷作詩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作文之法先觀時節次看人品又當玩味其立意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匹夫為百世師一言為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自課乎或者議退之不當作符讀書城南與原道出二手

嵩山極峻法堂壁上有一詩曰一園茅草亂蓬

蓬蒿地燒天蒿地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老草旁有四字勿毀此詩此司馬公書柱間大隸書旦光頤來旦公兄頤程正叔也壁門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皆公八分書

陸放翁茶山上足自劔南藁後有萬餘首詩在京樓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橋南書院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感秋云玉階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辭

故枝隳括道藏語也

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纏一日頗優游歸來澗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謀乃寓苟且一時之意

周希稷名承勳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午一詩殊有諷刺誰家解崇吐千餅丹墨交輝走百靈盡使鼉蛇歸藥籠又纏蕭艾作人形

安

得絲絲十萬丈東南西北繫飄零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城人與益公同里

也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上一時名勝納交戶外之屨常滿放翁皆有詩壽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石屏詩云君為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王瀘溪廷珪作詩送胡忠簡謫新州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特他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

初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顛危癡兒不了公家
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
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有聞于申國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阜陵
初政召對特改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堅不留
乞詞而去告老子家壽九十有三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
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
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嘗為潭教與帥啓云

杖淚過故人之墓驚髮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
之峰喜山色之如舊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清雅買硯詩云
俸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硯磚依舊被渠
驅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遊廬山得蠨詩曰不
到廬山辜負目不食螭蠨辜負腹亦知二者古
難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螭蠨
郭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
年時人愛畫陶靖節菊遶東籬手親折何如更

畫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絕淵子為小蓮朝聞
彈疏坐以小舟載菖蒲數盆翩然而去道間爭
望若神仙然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蓬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
士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
鎖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
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啓云父子太史公提千
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躋中朝公輔之班送
輔漢卿過考亭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

下啜殘羹

蒲江盧申之祖臯貌宇脩整作小詞纖雅曰蒲
江集曾為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寒九陌
香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熳擔頭時得數枝
看有舟中獨酌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
春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
繫人愁暮煙疎雨分携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
領先生詞外之旨

趙天樂葉水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

晚唐詩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
來閑把青衣袖裊得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
來過夜半獨敲碁子落燈花移居云荀從壞砌
甌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呈二友云禽翻竹葉
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葉初落數
聯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牽
率故人多

廬陵劉過字改之有詞云行道橋南無酒賣老
天猶困英雄南樓詞蘆葉滿汀洲寒沙淺帶流

二十年重過南樓下柳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
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
愁欲買桂華重載酒終不似少年遊上周相詩
云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無奈何送王簡
卿詩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
事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慙色去留輕世事看來
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劉仙倫亦以詩名
淳熙間有廬陵二劉

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曉對詩梅花分地落井

氣隔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
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云分石同
僧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
新苔

楚齋周晉仙文璞曾語余曰花間集只有五字
絕佳細雨濕流光景意俱微妙題鍾山云往在
秦淮問六朝江樓祇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
路幾歲驚黃上柳條晨起云閉門不與俗人交
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曉偶然隨鶴出野風吹折

白櫻桃有灌口二郎歌聽歐陽琴行金銅塔歌
不減賀白余有挽晉仙詩載江湖集中

銛朴翁秦望山人能詩詩愈工俗念愈熾後加
冠巾白葛天民築室蘇堤自號柳下即事云壁
為題詩暗池因洗硯渾閑知真富貴醉到古乾
坤清明訪白石云花薺懸燈柳挿檐老懷那復
似錫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絕
句云夜雨漲波高一尺失卻搗衣平正石明朝
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江頭送客云大

江中夜滿雙檣半空鳴後有羽軒李翔高善為
絕句盧蒲江甚愛之有云春愁自是無重數又
被東風揭繡簾老子興不淺也二十四友金谷
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春風樂樂極人
間無此愁朴翁絕唱故錄記之

山中趙仲白庚夫有歲除即事曰縫紉連夜辦
今朝杵臼頻買花簪稚女送米贈貧鄰宦薄惟
名在年華與髮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稍
得詩云鶴殘籬外筍鼠舐墨中膠讀文清曾公

集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寄僧
云詩句日從窗眼寫墨九夜入枕頭收久從方
詩境晚亦落魄終于石選有子殿試前四名登
第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也

高九萬越人號菊磔好作唐詩有春詞鬪草歸
來上玉階香泥微汚合歡鞋全籌贏得無人賞
依舊春愁自滿懷孤山云雪後騎驢行步遲孤
山何似灞橋時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詩梅花不
要詩輦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詩云簫鼓

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憖多忘
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周晉仙睡有云更有詩
人窮似我夜深來共紙衾眠

張韓伯名弋又名奕有秋煙草頎然而長面帶
燕趙色口中作亦北語寄秋塘詩五湖風雪分
頭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真成妄男子談詩
長憶老先生塘邊瓜茹須頻灌郭外田疇粗可
耕莫倚瘦筇吟白髮浪傳詩句入都城許定夫
館于麾下欲命以官不受周宗聖有張韓伯欲

為羽士趙紫芝作疏之詩後死于建業定夫葬
蔣山下題曰大宋詩人張奕墓

謝耕道耘天台人自號曰謝一犁有犁春圖諸
公喜于納交善滑稽三十年間天下詩人未有
不至其室詩軸不知幾牛腰巾高二尺餘方口
大面行于市孰不曰謝一犁因是名滿京洛壁
間寫詩中有一聯云路深容馬窄樓小插花多
事繼母極孝母九十七八歲該慶典初封人榮
之

戴石屏式之名復古黃巖人有石屏詩藁賦淮
村兵後云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雅
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秋懷云詩
談天下事愁到酒罇前晚春云鶯啼花雨歇燕
立柳風微城西云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春
日云客愁茅店雨詩思柳橋春九日云黃花一
杯酒白髮幾重陽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癯然玉樹之清家素
貧典衣買書讀悟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

後次序數百言灑灑可聽有同菴文集二十卷
盧蒲江深尊敬之作喜雨詩云木葉臨風皆好
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余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
不以兄事之事之以師禮手抄詩一卷見授自
跋云李長吉有表弟得長吉詩草皆投之溷中
為長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長吉待元吉
也忍四十年之貧爛醉而死余哭之獨哀不忍
師道之已矣乎嘉禾有沈翬字元吉相頡頏于
蘇秀二州皆為慈湖先生上弟

貴耳集卷上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上終

筌翁憶舊錄序

貴耳二集續成余謫八年強自卓立惟恐與草木俱腐著書垂世又犯大不韙志非抑鬱而怨于書也又非臧否而諷于書也又非譎怪而誕于書也隨所聞而筆焉微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來隆紹間士大夫猶語元符宣政舊事淳熙間士大夫猶語炎隆舊事慶元去淳熙未遠士大夫知前事者漸少嘉定以後視宣炎間事十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使貴耳集不付子

雲之覆醬瓿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東里
張端義書



貴耳集卷中

宋 鄭州張端義著

紹興三十二年壽皇登極諸路帥臣監司郡守
進貢總數為金約百五十兩為銀約一十九萬
一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為絹約三萬四千五
百疋為馬約五十匹此許及之諫藁內載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長稱壽徽考在御嘗
聞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恥中國反
無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

使一玉人為中節往遼覘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睨之久歸虜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注與遼注為對今又不知歸遼人否高宗南渡有將水晶注碗在推場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此哲廟陵寢中物也

太后諡聖字者垂簾典故用四字諡慈聖光獻曹后仁聖烈高后欽聖獻肅向后昭慈聖憲孟

后憲聖慈烈吳后恭聖仁烈楊后章獻明肅劉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諸賢在朝天下泰和諡不及聖字或者議有玉泉長蘆之讖起于側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訂之章獻屬疾語于仁宗曰願與祖宗同日為忌三月二十九日上仙乃太宗大忌後仁宗亦同前為翁婦後為母子此亦國朝之異事

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

乘親臨移時不決知閣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
興虜使失儀而孝廟喜王抃之機提孝廟聖語
云在朝無一人乞斬北使者毘陵丁逢以選人
上書乞斬北使不執臣禮以存中國之體孝廟
大喜即改京秩

京師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一命必得千隔夕
留金翼朝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貧無藉有姪居
中在太學為前廊姪約叔同往議命叔笑曰何
不留錢沽酒市肉耶強之乃往如其所約術士

先說紳命只云異姓真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
是異姓真王因前命而發紳以后貴積官果封
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
自紳始

壽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嘗直降指揮于差
勅內必首稱面奉德壽皇帝聖旨除某人至今
秀邸差劄可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
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卻稱云不受相麻

而除樞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本朝年號或者皆曰有讖諱于其間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劉后並政天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有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方者喜

宣仁太后勸神廟不可輕用兵當以兩國生靈

為重縱使獲捷獻俘不過主上坐正殿受賀而已生靈肝腦塗地萬萬矣此真女主堯舜神廟自此兵議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至所有赤脚大仙辭之文玉帝云當遣幾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

未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鞮下殿即去之慶曆
諸賢皆天人也徽宗即江南李王神宗幸祕書
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繼
時徽宗生所以文彩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
女真用江南李王見藝祖時典故高宗韋后生
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
夜來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韋后
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
應乞兩浙之夢乎

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塊然一物無
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
曰獮來諸閣分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元
金坐移時或往詣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
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
有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獮也或者云朱溫之厲
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孝廟將授受于光廟擇正月使人離闕選日講
行大典孝廟與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蝕避正

殿未滿旬日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當
之俟日蝕後別擇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
姜特立來謁益公云宮中已知人使離闕廷便
講授受之典寂然不聞益公正色荅云朝廷大
事外庭豈可預聞恐非春坊所當言自此諧言
先入益公相光廟不數月而免今平園有光廟
御書跋語載之甚詳
孝廟欲除張說簽書樞密事在廷諸儒力爭孝
廟一日盛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膊者為

樞密使益公荅云臣敢為天下倡祕書省正字
沈瀛當輪對一奏劄薦張說反不稱旨即自免
周益公後至宰輔沈正字止如此識見淺深亦
足以下前程遠近
壽皇一日過南內有唐突人通州高栢在望仙
橋裏山呼壽皇止輦問理會何事奏云訴分即
時降旨送棘寺壽皇取案牘自閱內有一臺官
貽書即時國門吳邑令趙善宣卻金不受特轉
一官訟無半月而決壽皇斷獄如此聖明

蕭鷓巴恭奉孝廟擊毬每聖語許除步帥久不降旨孝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忽鷓巴醉中語侵孝廟云官家會亂說許臣除步帥數次久不降旨孝廟怒送福州居住居數月德壽忽語孝廟云蕭鷓巴如何不見孝廟舉前說奏知德壽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戲之喚取歸來德壽賜錢五千緡仰福帥津遣赴闕仍舊還職及德壽發引日鷓巴號哭于路欲絕北人歸順本朝真終始而不變者也

秦檜一日瞻高廟天顏不悅奏云何事上勞聖慮荅云郊祀匹帛闕五百萬支散臣當為陛下任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來議事自朝至午未間未得謁入但見中使宣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奉卮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緩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十萬緡以奉郊祀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奉令奏知高

廟得旨止假五百萬緡

孝宗末年宰相奏試館職聖語云可求二人遠方人試吳獵字德夫潭州人項安世字平甫荆南人後德夫為四川宣諭使曦變化息安丙新有復蜀之功聲勢赫赫德平時輕財重義適德誕日安致餽玉帶一條直數千緡與幕屬宴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帶可得觀否德夫發匣而示之客撫之良久德夫取酒來舉帶為客壽安聞之始服其量德夫歸自蜀至歸峽間泊舟呼其

主帑者可具隨行信匣數來近得四千枚乃與諸客言某入蜀之初諸處致餽本不欲受恐以某絕物受之未嘗啓封行歸田里何以見親舊四方書來或從婚葬見告某未有以應之今得策矣呼書吏來寫掩帖某人幾掩幾匣但不必問其物亦賭采耳弟道夫至首詢其兄出蜀何以伏臘計德夫舉餘掩匣與之德夫一世偉人凡所舉動必異于人如此

劉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時召從臣未達時

貧甚用選官圖為下飯飢時以水沃飯一擲舉一匙如此苦淡常云不曾為小人事下碁時未能不為小人也。能知人緩急在朝凡受人所託事了無書但與來介云傳語官人說事已了不及作書若得書則事未了。諸朋友多以不得書為喜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為請季高戚然興念扣之買山幾何礮斲幾何緇黃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此某之責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

其終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喪已舉矣子無慮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觀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從親為重此一事不了終為吾輩累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真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主之子孫邈若路人況同官之子乎

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

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有三數事不可泯沒造一十八字璽為地志為臣璽為照因為國鄭漁仲云皆有所祖篆文纂中璽字出戰國策孔子廟堂記歐陽詢書有大周額價十倍于無額釋氏華嚴經序天冊金輪皇帝御製即武后也京下忽闕見錢市聞頗皇皇忽一日春會之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

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首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建炎之初虜勢未衰講和之使來必煩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相恬不為意盡遣省部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心要稱位此非臣子之禮秦相待之甚當是日朝見殿庭之內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澹菴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

人以王庭珪為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太學有鼓占云無火災不出宰相開禧陳自強相端平鄭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太學櫺星門鼓占不驗矣又有鼓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學中燕未嘗來巢蚊獨多他處

中庸大學二書朱文公或問解說學士書生以為理學之祖或者云出于漢儒之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與易之繫辭云生

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句法何異子路問強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孫也豈有孫可稱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學在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國平天下倒大功用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靈豆華山陳搏有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顏色若嬰兒世罕得服之者

華山陳真人而隱于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

一覺馮翊羽士寇朝一事處士得睡之大畧還
全神觀唯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寇其徒以睡
告劉坐寢外聞鼻鼾之聲雄美可聽曰寇先生
睡有樂乃華胥調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
塗滿紙題曰混沌譜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寄陳搏詩云世人大底
重官榮見我西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
真喪盡得浮生

种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富貴名聞天下

又希夷嘗為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
希夷見之云地固佳而稍後世當出名將其姪
世衡果為名將

談苑云陳搏字圖南唐譙郡人不第隱武當山
辟穀鍊氣後居華山雲臺觀閉門高卧經月方
醒太宗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

邵氏聞見錄搏長興中進士有大志隱武當山
常乘白驪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塗聞藝
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

錢若水謁陳搏求相約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邀入山齋山中一老僧擁衲附火錢揖之僧開目而已默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陳語若水曰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學神仙余見之未精不敢奉許決之老僧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即麻衣道者

真宗忽問陳搏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已先知紙錢之識

太宗諭陳搏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即回云壽王門下皆將相張耆夏守贇楊崇勳皆登樞府左傳云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莒師于蚡泉公羊曰于瀆泉直泉也善道當為善搗長狄謂之伊緩賁泉夷狄謂之失台

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析公之為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彭

城之役楚遇于靡角楚師宵潰楚失東夷雍子
之為也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通吳叛楚至今
為患子靈之為也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鄔陵
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賁皇之為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註曰言楚亡臣在晉

表著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文有禮帶有結
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
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邾子
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
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晉方築虎
祈之宮叔向曰是宮也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唐
開元龍汝聖德頌石自鳴春秋傳怨讙動于民
有非言之物而言廣明元年華嶽廟玄宗御製
碑隱然有聲聞數里劉曜時石言于峽永嘉五
年石言于平陽懷帝蒙塵建興五年愍帝蒙塵

石言于平陽宣和間良嶽成朱勔進太湖石有大者數千人輦不動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為大將軍賜金帶橫于石上石始輦動何異石言也

雨雹罪藏水繆矣此申豐荅季武子之問

叔向曰有讒鼎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服虔曰疾讒之鼎明堂位曰崇鼎一云讒者地名鑄于甘讒之地

吳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

產獻紵衣焉註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宋公殺世子座傳惠牆伊戾告太子將為亂與楚容盟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晉獻殺世子申生一百九年殺世子二晉宋之君皆闇秦用趙高殺扶蘇漢信江充戾園亦縊安漢帝信江充廢順帝唐宗以武后殺三世子明皇聽李林甫殺太子瑛文宗信劉楚材太子永暴薨昭六年宋寺人柳怨華合此乃坎用牲埋書而

告公曰合比納七人華臣盟于北郭公初信戾而殺世子後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牲為盟書以誣人為可畏也

傳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註云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經云曰宋華合比出奔衛按秦任趙高殺世子扶蘇誅大臣蒙恬李斯輩秦亡漢元帝任公顯殺蕭望之張猛安帝任江京樊豐譖廢順帝桓帝任單超徐璜等殺李雲杜衆權歸宦官致黨

錮之禍靈帝以張讓為父趙忠為母任侯覽王甫曹節段珪殺太后誅李膺陳蕃黃巾大起至小黃門蹇碩作元帥袁紹乘中外之憤盡誅閹人漢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書唐明皇任高力士雖將相亦厚結之肅代以後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吐突承瓘竇文場王守澄牒陳洪志仇士良田令孜劉季述之輩毒亂宗社擢髮不足以續其罪續字必有來處

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明夷日也日之

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而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註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日之數十自甲至癸日盛明故以為王

晉夢黃能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入于羽淵註作熊賈逵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能汲冢瑣語云平公夢見赤熊國語曰夢黃熊

鄭裨竈曰妃以五成註云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之妃火心星也水得妃而興陳則楚襄妃合也五行各相配舍得五而成五及鷄大火盛水衰

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介者搗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鄭氏云介甲也為雞着甲莊子云紀消子為王養雞乃十日復望之似本雞唐明皇好鬪雞貧者或弄木雞帝生酉歲鬪者兵象

周索戎索索法也書序云九丘八索即此索也
定四年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朱晦翁王伯照琴說琴大絃散聲中黃鐘二太
簇三仲呂四林鐘五南呂六黃鐘七太簇清若
按中徽其所中之律為如此則是專以黃鐘為
宮不復可遺想矣今世所傳琴曲五調余嘗以
音律考之皆仲呂一均也宮調乃仲呂餘調倣
此夫仲呂四月之律萬物長養之時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其此之謂乎後人增為七絃乃加

其清聲此段說仲呂一均又與前說不同均字
鄭漁仲書畧註云作韻也

司馬公語元城曰因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公
平日之姦至此盡矣臨死作遺令令者世之遺
囑也操之遺令諄諄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
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獨禪代之事此子孫自
為吾未嘗教為之實以天下遺子孫自享漢臣
之名姦雄雖死亦有術也操夜卧圓枕噉野葛
尺許飲醎酒至一盞恐人報已揚此聲以誑人

遺令又揚此聲以誑後世

高祖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嫡立少張子房得畫計厚幣迎四皓怪問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曰今聞太子恭敬愛士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指示戚姬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良之為太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以秦府多驍將密以金銀器結尉遲敬德智畧之士可憚者

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已而秦王竟以兵殺建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風響氣燄豈建成元吉所可當諸將勇武皆樂為用使漢太子有尉遲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有四皓建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皆用隋之舊臣杜如晦隋進士房玄齡隋羽騎校尉儲祕書于志寧蘇世長王世充右僕射薛收隋侍郎道衡之子褚亮陳後主召試為

薛舉黃門侍郎姚思廉陳吏部察之子仕隋為
史官陸德明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
講孔穎達隋大業明經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
詳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陳滅入隋大
業中祕書郎蔡允恭顏相時無傳許敬宗正觀
中除著作郎後在姦臣傳薛元敬隋部侍郎之
子益文達時與穎達專門受業蘇勗無傳此唐
皆用陳隋舊人置之文學是以尊崇之使之究
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諸國有名之士入

弘文館修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徐鉉陶
穀之筆是亦祖唐之遺意

盜亦有道黃巢後為緇徒曾住大殺禪道為叢
林推重臨入寂時指脚之下有黃巢二字儂智
高雖邕州潰即逃往外夷方臘舊名朕此童貫
改曰臘後亦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
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錄載蓬萊三娘唱河鵲鹽
典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

滿座鹽歸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
利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
之杖鼓曲也

鄭漁仲通志總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
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
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于賈逵劉歆復不以為
恥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司馬談有
其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
不能讀父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

能傳其業其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
郭尚賢耽書落魄自陽翟尉致事嘗云服餌引
導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大要梳頭浴脚是也
尚賢曰梳頭浴脚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
章子厚元和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
穆父行詞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
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
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啓與廟堂不入

意自改云方四十九之年買臣自知其將貴當
乙巳之歲淵明已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于古
人欲以此折衷于夫子黃大服

建陽孟貫獻詩于世宗遂聯九品有藥性論其
畧曰性既感攝體從變通浮萍作楊花之義子
紅莧為跛鼈之還丹吳鹽治蝘秦麝去疳斷可
識矣

遜道者明水開山第一代通慧入定片時便知
未來已往有一士人志誠懇請問自己功名遜

答云待老僧及第時公也及第其人以為戲已
大不樂而去後二十年唱第殿廷期集所拜黃
甲推最少者拜年高者問者適當年高選衆推
一少年者即遜道者名李彌遜狀貌與前身無
異其人大驚急往西江明水問遜道已遷化年
月即彌遜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書舍人二
十八歲見圓悟云遜師兄錯了也公不覺潛然
淚下二十八歲便致其事年六十餘坐脫而逝
珽琪皆孫也

皎如晦請一村僧住長蘆疏云這般梵殺顧非
些少叢林箇樣村僧豈是尋常種草要得門當
戶對還他景勝人奇一公長老生鐵面皮潑天
聲價盡大地捏成院子未稱全提將河沙卻作
衲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薩面漾卻泉根尊
者家來撐沒底船擊起蘆花千尺浪全提末後
句祝延玉葉萬年人
丹經亦道家流始于離修養起于離坎離中虛
三坎中滿三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二陰中有

一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
亦云離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濟
為用運于一身亦然心為離腎為坎心火下水
濟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辰
砂煨出水銀砂屬離心銀即真水以水銀煉成
靈砂水銀屬坎靈砂即真火要知內外交養法
不出此坎離成都道人親說此妙術

謝道人嘉州洪雅人嘗賦苕帚詩埽此圖清淨
愈埽愈不淨欲要埽教淨放下苕帚柄在彭州

葛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纏身三五日不去移上
深山中打坐忽一日以青褐寄觀主我去矣數
日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觀主瘞之是日有一
老持謝道人簡來取青褐老云偶相遇在閩州
始知其尸解矣
楊青不知何許人自云從軍遇異人來隱南華
山中以縛茅為茅籠飲食寢處其間又當虎狼
蛇虺出沒之地雖三更亦歸風雨不渝
月湖何文昌異為廣幕校文惠州因遊羅浮至

大石樓遇黃野人一見便言做得尚書年九十
袖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無疾後果如
其言或云黃野人有云箴長三丈餘止一節授
一箴于月湖問其孫未嘗有之
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
知楊雄太玄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
夫云凡一代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
謂大橫庚庚是也
堯舜授受相傳至禹傳之子東坡云堯舜慮天

下也深大禹慮後世也遠堯曰咨爾舜天之曆
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捨此別無他語禹之傳
則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
俾輔子爾後嗣啓迪後人周書則曰欲至于萬
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啓佑我後人詩云千
祿百福子孫千億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孫
子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
則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後

子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
東遷子孫賢不肖可知矣自秦漢以下哀殤蔡
冲悲夫

文選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
樂移此志于文選考之集中諸公負一世名者
皆不得其善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嵇康潘岳
謝靈運輩嘗讀其詩感愴之言近似鬼語屈原
離騷有山鬼殤良可哀也
戎州有蔡次律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小軒極

潔外種餘甘子因名味諫後王子平送橄欖于山谷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錢自漢以五銖行王莽罷小大錢改作貨載之建布貨泉乃令民且獨行大錢後魏鑄太和五銖梁有東錢西錢長錢周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又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唐鑄乾封泉貨寶錢一當十女真鑄太和錢一當十端平鑄錢一當五輦下置監鑄不及千緡

費用朝廷萬緡不一月罷大錢皆非治世所當鑄大觀太和可以監也

岳與秦為世讐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賊秦最有大利害處總領百官渡江以後秦會之收諸將兵柄時所建岳肅之一為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則曰君命也則曰昔文及甫潞公之子曾除長平使者力辭不受先臣所爭不當有此官子受之是背父命終不肖拜岳失子不辭也顧天集載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苗劉之變尚新領兵突

有此議自蹈危機岳引司馬公作運使曰乞仁
廟建立皇太子事擬非其倫司馬公儒者岳勇
將道不同矣

張元昊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古俠
士志題崆峒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
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
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壁鸚鵡詩云好着金
籠收拾取莫教飛入別人家張昊徑之西夏范
文正公追之不及獨表姚入幕府朝廷困西兵

十餘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
只見一青天後六十年有拖宜生改名方南人
也入大金曾為奉使來朝逆亮欲南牧登北高
峯發一語云北風甚緊次年逆亮來開禧有柳
虛心過北境問其在南作何官荅云發兩解博
不得一官北云爾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學
士北即授此官凡嫚書之來皆其筆也

王景文質與國人在庠公私試必魁一日試文
帝道德為麗論終日閣筆欲袖卷出方擬議問

忍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樂景文得之
一筆而就果為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處難
忘酒蠻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蒼溟豪
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
霆又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還有鄙好
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國王徐賣靖康此時無一
盞淚滴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
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
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

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
和氣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曾入張魏
公幕有雪齋集

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自何遜之後
用梅花不知幾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詩惟疎影
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謂絕唱有作
聽角詞五更角裏梅花調吹落梢頭那箇花又
有云小窗細嚼梅花蕊吐出新詩字字香杜小
山云窗前一樣尋常月纔着梅花便不同綠窗

昨夜東風少開遍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夢
香玉人和月嗅梅花紙帳梅花醉夢間夜寒無
可伴移火近梅花惆悵後庭風味別自鋤明月
種梅花

鷺鷥一名春鋤爾雅註行如春鋤山谷亦有詩
獨雍陶一聯曲盡寫之妙立當青草人先見行
傍白蓮魚未知以屬玉為鷺鷥非也

張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
湖交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

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張冠之也寄荆
南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
飄零猶醞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
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
倚仲宣樓

雉山周宗聖師成雪之長與人少年秀麗讀書
善記議論古今落落可聽有詩高遠愛作選格
有梅詩曰采采芳梅枝瑣碎白雲姿在山千花
怨出山百鳥啼操持思所寄轉趾述所思清披

太始風寒應太虛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
仕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聖之徒
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祭蓋俟鬼渡河之
後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所
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之後作祭儀十
卷云或祭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俟之葉少蘊
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有據必不妄發惟洪文
敏不然其說但載牛女渡河之說用少陵詩或
者又曰鬼渡蕭關則祭二者當與知禮者質之

詩序曰國風雅頌分為四詩以元城公言之四
詩自是四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
詩本之韓嬰毛詩本之毛氏漢四家詩各有短
長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
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今未見申轅嬰詩久矣韓詩有四十一卷慶曆
中將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詩在四詩中之一詩
也

黃州黃陂縣有李藏器一軍朝廷養之既久初

無他心因趙文仲與楊伯洪交承之間相失密
與王旻謀說尚全作亂初意不過撼揚之下自
安耳黃陂北軍初未嘗有叛志生計差豐重離
土王旻無以復命一夕呼千人竄投德安王昊
開門納之又出數千人與千都統戰李虎自淮
東來文仲出五十里迓之獨與李虎並轡而行
謀滅王旻之口虎至即調王旻往均州去未數
日王旻復回王旻寨柵盡為虎軍所占王旻軍
猶此擾擾虎旻二軍互爭于市文仲彈壓不定

呼王旻來議事李虎就馬上殺之南北兩軍巷
戰縱火文仲見事勢急棄城宵遁李潛全家死
見任官死者數人城中之火近旬不滅嗚呼懷
相嫉之心稔天之禍借兵權而修私怨朝廷何
負耶

楊伯洪知黃州忽一日早飯覺有薄荷氣食之
後疑素養白雞黑犬就其內飼之雞與犬俱斃
有孫來前以匙數粒食之晚亦斃楊始驚急服
解毒藥嘔血數升遂將庖者鞫之乃云童德興

授其藥庖則荆湖制司人復改為飯局童諭之藥不驗當以薄荷可登朝廷知之差中使齋金詈宣賜兼撫問伯洪引庖者對中使自白本末中使亦驚復奏童德興赴召慮事覺先飲藥而卒

禮云私諱不出門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韓文公辨諱一論其說詳盡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避諱自避于家則可臨官因致人罪則未可趙清公之父名不陋使客吏整一漏處呼而問之答

曰今次修了不漏遂點客吏趙文仲在楚趙倡家初至問其何來荅云因求一椀飯方到此趙怒及其已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陳立道知寧國府有新新司法饒州人初參問其何往荅云在安仁縣寓居徑入大慟于家廟屬吏輒稱先世之名為司法旁呈失措即尋醫而去楊燁之父名王休同鄉有老儒王休合改選郡吏不敢呈擬數年不調後鄭昭文當國始得改秩王立之父名蒙凡仕宦處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見時

切莫道及蒙字丁寧再三可怪習尚如此但未
能各家自刊禮部韻畧耳

嘗讀樊噲傳有販繒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
深切喜之寧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
通十八舉取士九千人今為朝廷任事者皆無
科目人奉使王紳免銓使薛及大法過府許國
白身人趙拱澄觀之徒趙范趙葵並不曾銓試
全子才白身人王夫亨彭大雅余玠曾發解賈
涉曾式中何元壽李曾伯皆任子下有姓名官

職不稱者不載

建業問園丁種梨曰蜜父種枇杷曰蠟兒新羅
使者多携松子賂公卿家問其名有玉角子龍
牙子
苾最盛無如燕趙車騁擔列道路俱香彼人云
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閩士赴科吳人赴調各以鄉產自誇閩曰荔支
吳曰楊梅有題壁曰閩鄉玉女含冰雪吳郡星
郎駕火雲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耿南仲作廣東憲過梅嶺宿次水驛讀書聽蛙鳴厭之使虞侯傳語其聲愈鬧用紙作釘緘其口蛙覆死不受虞兵傳語蛙仰死即是虞兵不曾傳語明日視之皆仰死至今沙水無蛙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潯州一土神並無土偶

像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伯行殿上庚艮羅列無一敢擅取者立見報應考之唐書無傳

李珣閩人隨兄尉永新邑妓劉興祖貌不好受納士女李以兄任滿欲歸適有江西試漕後留候試了而別劉有樓美潔李修讀其上及試劉津其行李捷至劉備犒捷之費李復來治省課居數月如京行囊色色取辨輦鏹束帛以壯其行祝李早擢第富貴無相忘省捷時犒倍之鄰

里姍笑劉之愚李不來矣李還家一年無信鄰里昨笑者又復揶揄之忽一日李書至劉雖知李有來音猶未知李之可踐盟否李首謁令乞劉去籍令欣然予之夙有約事主母當恭孝撫兒女如已子執釜鬻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久李許其約歸近李舍先書問信主母進退唯命主母知其來越二十里外迓之一見如妯娌然李今某處任此韶教曾茂實言之廬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碁弄翰墨

失身富家常鬱鬱不樂慕名勝而終焉郡有朱淵未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營一妾頗難其人鄰媪云王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券為質一至其家內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一二日夜夢入一宮有二黃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來耶見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寫端平幾年吉州解試榜王欲看判官云汝手觸未可看行三四里過小池塘碧色掬水濯手二小金龍繞指不下始

得見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過省
及第二姬堅欲留黃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
璃碗酒一勺棗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鳳釵插
其首黃袍以一詩絳囊置之胸間寤也五鼓歷
歷與朱言之相對驚詫朱云試已同往仰山炷
香纔至廟與夢中所見更無少異玻璃碗見在
後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無金鳳釵祝者云七
月十二三間失去還舍越一夕揭曉朱某第三
名次年過省登第後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黃

袍所展之數其第夢王來云今為仰山第三姬
也朱為南雄法曹自作一傳以紀其本末

貴耳集卷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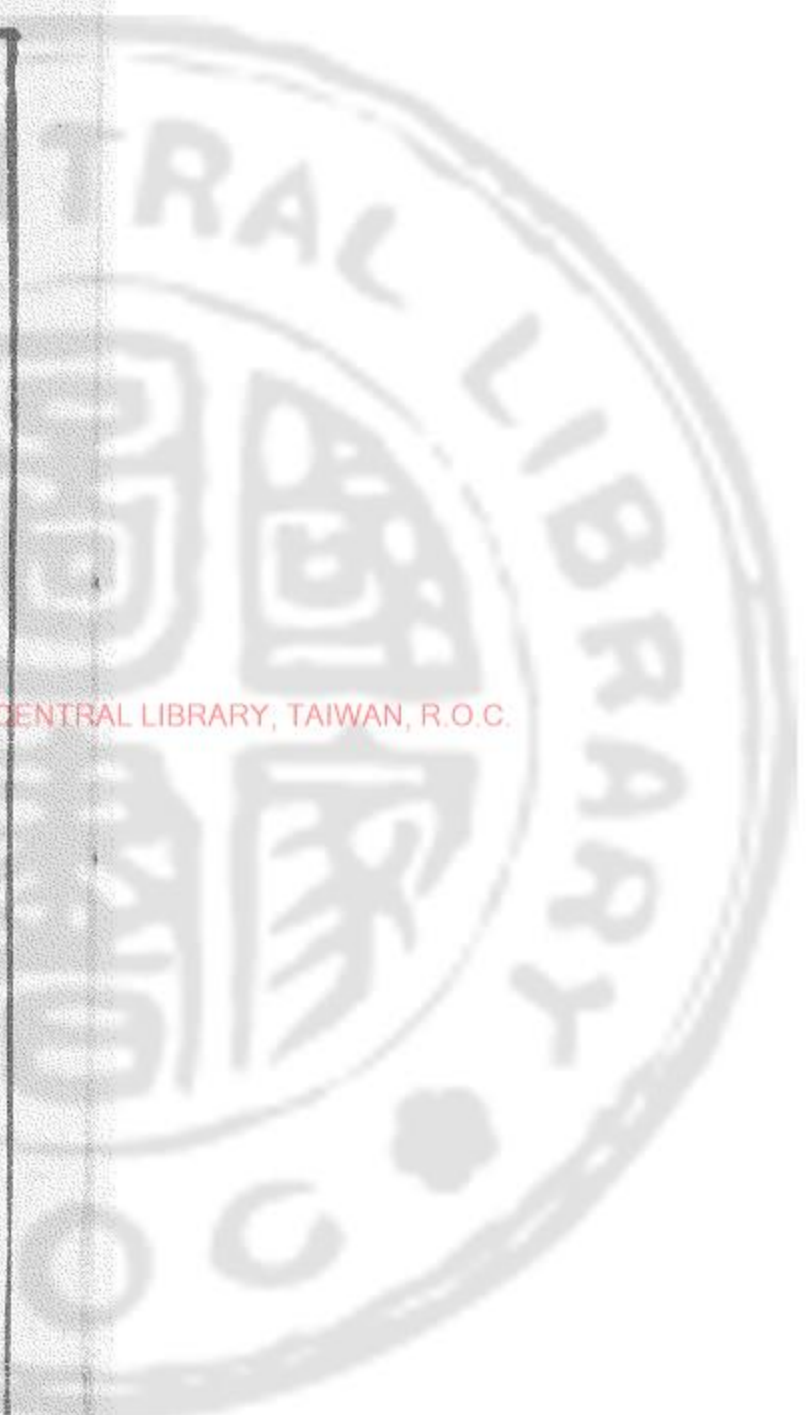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中

五

筌翁憶舊錄序

傳曰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則寡尤夫尤者言之
所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謹餘尤則
寡矣余貴耳三集成乃補拾前二集之遺可以
絕筆矣未能守聖門寡尤之訓粗可備裨官虞
初之求必不忘其事之陋也紹興間泰發與會
之失歡諸子多粹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
作私史告稔成書禍則知文字之害人也始此
始信言之為言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



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善處
患難者余答書云儀舌尚在焉可忘言子非魚
焉知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丙午閏四月四
日書

貴耳集卷下

宋 鄭州張端義著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
破燕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
翰一紙宣示惟書黃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橫
榻兩宮娥擎燭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
不令朕知煩卿先草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
連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三宣諭只要感動人
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第三章稍愜上

意親筆改寫成即時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適來
李邦彥等皆譸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詔是
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
攸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俸佞家財抵備
犒軍朕傳位與皇太子淵聖朕移軍長安保扞關
中為根本卿可就此為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
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
罪已詔下忽吳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
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內禪之前

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
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文章請誅京
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見論
者紛然以誅王黼為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謀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
註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瑤華太后
趙即康王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
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
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
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
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
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為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
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大參
幸一燕咨訪政事駕方御座見御案上有一黃
綾冊上忽駕與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畧開

一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卿
等不曾看此冊否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
堂首與二相言此冊即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
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皇聖斷不可
測度前相既去後相即拜卻除前相進擬臺諫
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後
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
不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
況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
露天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
天生幾箇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
軒唱名必三日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
人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
奏云臺臣論知閤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
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
者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

而退臺臣即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午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
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
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
齋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為潤筆冊文壽
皇披閱至再即宣諭益公楊之文太聾牙在御
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
以處誠齋奏為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音
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

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裏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冊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即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覲龍大淵本名齋孝宗寫開二字張掄徐本中王抃趙弗劉弼中貴則有甘暘張去非弟去為外戚則有張說吳玘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

人則有王喜棊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本書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帙刊在推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

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于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狀下道君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隳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棖後云嚴城上巳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

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京奏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其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

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為

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孝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

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為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每月宮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即日除浙漕卻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為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

就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某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恨無菊坡再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

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俱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為大禮。數德壽孝宗在御時，閤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定以來，多是明台溫越人在閤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黜。

面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冒榮自若，衰經有不曾著者，食稻衣錦，汝安則為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是為中國捍邊女，真乃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為之。

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
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鶻命小臣賦詞俾
貴人歌以侑玉卮為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
丹半坼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
謝了羣芳洗煙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
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妝楊柳啼鴉畫水
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
慈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

癸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
壽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
皇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
環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
成帽環進高廟曰尚御裏偶有一伶者在旁高
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
接奏云可惜二聖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為之

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向薊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潘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合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榻前因奏端研書畫潘有此言五峯行狀大畧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臘作辭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于朝以劉公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此薊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

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

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奧豈得而安耶大王指
母納土矣宣和年結女真攻契丹契丹果滅隨
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真
鞭兵橫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籬矣喬行簡為淮
西漕使民五事曾說此一項是亦祖江南之沈
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
第一秀才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
鄉何處曰澤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

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
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甘
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
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
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
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收一賣故衣者
持褲一腰只有一隻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
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云褲卻併了只

恐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異人得驗狀法遭際三殿賜通真先生壽皇一日使中貴持白紙三幅默禱在內令通真書來中貴先排定資次第一紙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真真二字奏呈壽皇隔數月皆驗不可行要請陵寢北報不從無分迺小劉娘子要冊后半年而殂真真二字迺受禪光宗後來光宗有心疾壽皇宣通真私問二真字通真奏云臣書先定二真合成一字即顛字壽皇大喜前定皆驗賜賚甚厚

此袁通真親與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
僦樓之壁曰朝看見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
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
四即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
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
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糧此僧即用所收
之飯復用水淘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

嗚呼暴珍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
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污穢中棄散五穀及其餓
餒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絕食而死可以
為士大夫暴珍天物者戒

荆公點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
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孫
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
論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
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

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蜀士故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作宰相携入京師尋一朝士生宰相者即與之遇道間見韓光祿國華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閱人多矣光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為獻後果生魏公今韓氏家廟有胡夫人即斯人女也

錢參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進擬浙東倉孝皇忽云執政妻黨便得好官參政李彥穎奏云章守南康有聲諸臺列薦以此

除激勵作郡者章某見乞祠孝皇云且與祠章由是而不復起矣

謝文昌源明館伴北使時寧廟初即位定冊時諸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問謝云伊尹放太甲于桐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避一篡字朝論甚偉

李季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李荅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

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圖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輔漢鄉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廼薦王都廂柝代為行人王往返至四虜有一伴使顏元者問韓侂胄是甚麼人荅云魏公之孫吳太后之肺腑有擁佑之勲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荅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軍怒已擊

死王為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為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不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絕趙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廟即位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勞喉臺諫給舍攻其專輒之罪此時侂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為何等事道學諸公反

教之如此為之弄權如此為之怙勢及至太阿
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一
疏起于張鎡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
事者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虜索首謀
函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既
是講和必無絀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
虜界虜中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于其國繆于
其身封為忠繆侯將函首祔葬于魏公韓某墓
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

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
劄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
試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
殿無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日射三
十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
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
抵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即候也非

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于朝勅用楮幣約以百界嘗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閩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于是為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于襄陽府九華寺有一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

鵲鴿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為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少游郴陽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知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詩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改簾櫳暮既是孤館閉春寒安得見所謂簾櫳二說皆非嘗見少游真本乃斜陽樹後避廟諱故改定耳山谷詞杯行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莫

留連意思殊短又嘗見山谷真蹟乃是更留殘
詞意便有斡旋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
人朝服入其卧内因問為誰荅曰陳了翁覺而
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
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
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心異遇
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悖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又

復唐巾裏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
畧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
下者安得不風靡

王嘉叟題王龜齡詹事祠當詩當時孤論偶相
同終始知心每愧公纔見安車延綺李遽嗟石
室祀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餉紛華究竟空
白髮舊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對高風自註云始
予與龜齡別嘗謂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
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

誦此言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諡楚山脩竹如雲異材
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
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
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
卻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
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窗學弄涼州初試
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
聲雲杪此笛之笛音也為史君洗盡蠻煙瘴雨

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
字霜天曉歇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為夷陵令時得琴一張于河南
劉岵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
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
而意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
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人舍學士日奔
走于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
昏雜何由有樂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

釋無絃可也

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惇頤惇頤傳二程濂溪得道于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以異端疑之

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

韓愈皇甫湜一世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

首篇說樂韓見題即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甚牛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之因此名動京師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歷紫宮而劉聰殞彗星埽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水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李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間見一星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

一皇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為儀真錄參
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八月算曆
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八月恐兩淮兵動
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
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八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
二日劉倬舉兵僂李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
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
間近午日色畧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
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

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
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
謂身自見之

東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盤屈三千里其
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應由往來也上有二
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世人刊此
桃梗正歲以置門戶此出戰國策桃梗註

粉白黛黑戰國策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墨黑
註云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漢武故事曰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
美麗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
施芳澤只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乃云粉
白黛綠東坡荅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繫君火
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以道眼看破方變黑為
綠字

丘宗卿帥蜀陞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
有可慮此時吳挺為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
二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殂宗卿急發庚

牌檄張詔交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姓移于他姓
自開禧間吳曦再領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
以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為代
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寬厚優
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
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
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
作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
閩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黃巢五歲侍翁父為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
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
巢之父怪欲擊巢迺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
可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颼颼西風滿院栽藥
寒香冷蠓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移共桃花一
處開跋扈之意已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
為神器之大盜耶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
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

天平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
動者天平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
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硯銘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
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
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岷峨山拗牛和尚不答
書但與來人說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和尚有
書無書堅不肯說萬年云我已知了爾直說久

而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三日後盥漱間即逝
人問物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萬年鬼王所以
姓王名萬年

均州武當山真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響均州
未變之前韃至聖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
之繼而真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
年有范用吉之變韃犯武當宮殿皆為一空有
一百單五歲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
矣浮光未破之前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

城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輿之
不動軍帥禱之許以草創小寺安奉只用三五
十輩小兒輿之即後差老巫媪奉事凡有病告
者飲佛水即安端平四年韃圍城砲聲震天鐵
佛為之撼戰後韃攻定城韃人以砲坐軍鐵佛
于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于人國將
亡聽于神即此意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稽山
子以驢為盧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

海龍為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
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頻賜令薛恭本縣孝
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
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累蟻穴
知雨鳥鵲知風燕避戍已鵲背太歲魚聚北道
鍼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
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為萬物之靈因

書為座右銘

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
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龍能變水人
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
地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為朝廷福真
西山負一世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于天下天
下自聞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
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

前譽小減省試主文為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
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
須是真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錢麵如是則
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
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米曰四紅赤緋皆一
骰色也俗說唐明皇與貴妃喝米若成盧即賜
緋之義楚辭招魂成梟而牟牟即盧也又曰旅
杜子美詩遠牀大叫呼五白袒裼不肯成梟盧

註謂劉穆之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呼盧一擲
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衣
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唐李翱撰五本經元革註
云雉為二梟為六盧為四

錢穆父尹開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獨賃一房每
日以新錢三千置之座側沽酒市內迄暮而返
乃携炭一小籃入房中人語小定則擁爐鑄錢
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邏之道
人迎揖曰大尹來要貧道否至庭下穆父詰之

曰爾必有術何敢于輦轂下為之道人曰貧道
鑄者泥錢不用銅似不礙法令但得半乾半
濕泥一塊以兩錢脫就便可成穆父命取泥試
之逡巡成泥錢一千以索買之呈穆父大怒擲
于按旁激而有聲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見取其
錢重穿之每錢背二口字知其洞窟也今以鐵
化銅為錢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
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

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
子子亦恙官亦絕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屈吳傅朋書之
大光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傅朋憇偃終日不
能兼備傅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
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
緡而潤毫或曰傅朋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
傅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

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
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
前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
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
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于庚戌之虜紹興四年新橋復成
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
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
工亦俾諸僧分諭上戶往往出貲為助震澤王

闡者朱勔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
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闡坐取文
盡焚其券同以臺疏因擾民而罷此闡族之
曹友聞鳳州人為天水軍教授有學職時當可
迺天水巨室辛卯冬聞韃寇深入天水守倅棄
城不守時當可籍家丁推友聞為主守城李說
齋作帥知其事寫實旗贈之曰狀元及第三年
有教授提兵四海無後戰死于大安軍雞翁關
此丙申年也

李昂英字俊明廣人也主上諒陰榜第三名及第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盡出家貲撫定之曾治鳳帥廣激曾忠之變崔菊坡臨城借用經畧司印撫諭李縵城入賊曉以禍福五羊城郭得全賊之肇慶就捕朝廷錄功名之首除榮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請李力辭不供職但云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韙之

陳習菴名塤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今

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至十二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菴無髭有則去之凡有除目即先夢見住院前身即一尊宿也

臨安中及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之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子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

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守帥聞者日以殺人為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歎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語盡規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于宴安鴆毒為君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人傳首焉極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組函梁君臣前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耽于詼諧與周匝景進敬新磨狎泄終至七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讀放翁南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將欲害之酌酒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曰臣當先奉為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先飲奪將手中杯一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以一死存國體可謂知

幾之士矣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死底律貪之敗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卻曉有人曾作主來積而能散君子避之為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

廟一在郡庠銅身在大鑿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袞冕具在

達官有癱緩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于百年之歲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貪利祿則損其心窮嗜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矣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

之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
為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
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
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
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即舉妓送之
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飭漢
書要義曰腰中大帶黃金骨紕徐廣曰犀毗引
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即帶
絢也師比即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辭者班
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
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
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面目一辱
也對公卿面目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
卿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就萬死
不受一辱

韶州泔水場以滷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

煉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未嘗會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菴鮑氏秀齋方氏方即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端極有可觀清菴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室秀

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內相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為葬之衣冠家至今為美談

呂嬭即呂正己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嬭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漕

一呂措一呂正已措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已通宵飲呂漙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措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呂漙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袁彥純尹京專任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

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廟亦大笑

韶州南華寺迺六祖大鑿禪師真身道場有達磨衣鉢存焉所謂袈裟尚有髣髴而鉢猶存有一痕偽劉公主所觸今寺有補鉢莊即公主捨也有虎夜必來守衣鉢如則天所賜皆不存獨有柳子厚文亦非舊本更有黃葉齋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帥為經畧適有

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迺東坡
飯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

東坡艾子有曰禽大禽大無事早下山去託此
為談謔之助世人相傳笑話余因錄一二事以
資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滿交代遽至在任者
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諸
寨兵外縣弓手攻城在任者見事勢急率廂禁
軍守城監司得知按發朝廷曰攻城者以違年
不赴守城者以擅離任所聞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為富不仁為人撰一說以譏之
有一多錢翁每自誇侈我世間飲食品饌水陸
畢陳飽飫醲鮮盡矣思得天上美饌畧供七箸
可以延年益壽或者告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
精禱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賜汝美饌如此禱告
數年忽一夕正啓醮間有二天神自虛空而下
奉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之愚民
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發合取食但見兩枚火
燒而已愚民懊恨許多時禱告卻得兩箇火燒

此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尋常但喫人火燒今次喫天火燒也

史同叔為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廣州有二事可怪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籬必以水灑之經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為番船必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物理不可

曉如此貪泉雖有吳隱之詩及有二碑或曰在石門今則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宰執侍從皆用之因秦師垣在國忌所偃仰凡時墜巾京尹吳淵奉承時相出意撰製荷葉託首四十柄載赴國忌所遣匠者頃刻添上凡宰執侍從皆有之遂號太師樣今諸郡守倅必坐銀校椅此藩鎮所用之物今改為太師樣非古製也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為王有一士人被

執作詔云兩條脛腓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
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
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皇之皇一應
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屨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
得以作詔免

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遂三次往行在
看拜郊畫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千人
為細申軍皆用金銀二紙為之鹵簿儀衛俱全
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于輦上後州郡因訴詞

取社首數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怪事所以迎神
社火有禁故有意也

貴耳集卷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一

三